



春分里的诗意

□ 丁朝民

春分春分,大地回春。阳春三月,当风儿徐徐拂过脸庞,清爽而温柔,我明白,这是春天的信使。终于可以摆脱萧瑟的寒与春风一起踏青。等不及摘下厚厚的棉手套,走在这样和煦宜人的春天中。我觉得脚步愈发轻快,心情也舒展明朗了许多。

陌上花开,春日渐暖,虽然远山近水未被染成翠绿澄明的颜色,不过时日渐进,那身新装总不会缺席。春天不像冬天那样粗犷豪迈,她不会不容商量地说来就来。她像一个矜持娇羞的少女,拖着水润轻柔的翠色长裙,迈着细碎轻盈的脚步从远处袅娜走来,当你笑颜逐开,敞开怀抱准备拥抱她

的时候,她又羞怯地抽身后退。也许,文人墨客喜欢的就是这份矜持的娇美,所以总是挥毫泼墨,毫不吝啬对春天的赞美。

我忽然看见无数诗人的身影,伴随着我共赏春光。戴叔伦举目苍穹,摇头叹惋:“燕子不归春事晚,一汀烟雨杏花寒。”春天,你为何如此踌躇迟疑?乍暖还寒,欲至还差,你可曾听到诗人伫立在黛青色苍穹下的深情呼唤?你看,李白牵着春天的衣襟,深情而欣喜地吟咏:“东风随春归,发我枝上花。”是的,春天听到人们深情地呼唤声,带着明媚和清香来了,带着美丽和笑颜来了。

我们太想感受“映日暖云流似水”的温暖,太想享受“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明澈,太想欣赏春天“百般红紫斗芳菲”的妩媚,太想品味微雨洒芳尘的可爱春色。多希望,伫立在晴空之下,任清风掠过面颊,将每一次呼吸,都幻化成轻盈的云朵,随风而变,姿态万千。多希望,徜徉在斜风细雨中,任雨丝打湿发梢,将每一次叹息,都幻化成一帘清梦,只载欣喜,不载忧伤。

多希望,让心灵在春天的碧波上,荡一叶轻舟,徜徉在广阔无垠的湖镜之上,穿越岁月的风风雨雨,欣赏琥珀流年中的旖旎风光。春天的风中裹挟着香甜的泥土气息,闭上双

眸,做个深呼吸,尽情呼吸早春清新。小溪水碧波荡漾,天光云影徘徊其中,伸出双手,感受春水滑过指尖的清凉。春在乱花深处鸟声中,侧耳倾听,绿荫叠翠中的百鸟啼鸣,醉了心扉。湿尘香雨润如膏,撑一柄紫色的遮阳伞,漫步雨中,将美丽的心事放进那霏霏细雨中。

回首往昔,也许我们曾被烦恼缠身,也许我们常被失败敲门,也许我们不类拔萃,也许我们不左右逢源,但所有这一切,都抛给冬天的冷风吧。

春分是一个重要的节气,它不仅代表着春天的到来,更象征着新生和希望。春天的枝头,不仅挂满翠柳依依,香蕊朵朵,更是缀满了希望。春天从头到脚都是新的,新的起点,新的开始。“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给自己的人生一个新的规划。我们没有必要哀婉自己的平凡,甚至渺小,就算是一株小草都有绿的权利。尽管没有花香,没有树高,可小草同样沐浴春风明月,享受阳光雨露,精致而快乐地成长。希望在春天里,它是季节,更是心境。



非洲斑斓的云彩

□ 铁滕胧

蓝天、骄阳、森林、红土、繁花、草原、雨林,还有绵延的沙漠,一直生活繁衍在这块土地的人,成为构成非洲大陆五颜六色的斑斓色彩。

其实,没来到非洲之前,我对这个大陆的印象是十分简单而粗浅的。从小就跟随父亲,在铁路工地东奔西走。或许,这最初印象就是来自铁路工地的这个老铁路工人亲身经历。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位老前辈曾经是第一批,前往援助非洲铁路坦赞铁路建设的工人。他经常给铁路上的孩子讲援外的故事。他说铁路工人在非洲如何的自豪和光荣,非洲是如何的原始、荒凉、贫穷和落后。这种最初的记忆影响了我很长的时间。以至于当我真正从北京首都机场坐上飞机,飞往非洲刚果(金)时,心里总是忐忑不安。当然,我终于有机会踏上非洲这片既陌生而又向往的土地,自然还是有一种莫可名状的激动。

我乘坐的航班是在北京的凌晨起飞的。从首都机场坐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飞机,经历十小时的空中飞行,飞行9508公里,来到埃塞俄比亚首都的斯亚贝巴中转。之后休息几个小时,又转机来到刚果(金)的第二大城市卢本巴希,总共大概需要二十多个小时。之前,我曾经认真查看过世界地图,这条航线是沿着印度洋的西海岸和非洲的东部陆地飞行的,而我们飞行的大部分时间恰恰是在夜间。很感谢集团公司的法语翻译,我订票的时候就麻烦她尽量选择靠窗户的位置,且不能正位于机翼的方位。或许,老天眷顾我,我正好坐在可看非洲日出的机窗旁边。

虽然,航班已经连续飞行了10个小时,且是夜间,没有休息好,比较疲劳。但是,我还是想从飞机上看看早晨的非洲大陆第一景象是什么样的,一直迷迷糊糊,不时观察着机窗外的光线。当航班越过阿拉伯半岛和亚丁湾之后,进入了非洲大地上空,左前方就迎来了越来越亮的色彩。

我立刻来了精神,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外面的世界。天边,出现了一丝稍黄

颜色的亮光。亮光开始一点点地加粗变宽。随着光亮的加宽,天边的颜色也丰富起来了。以最亮的地方为中心,两边有点橘红色,朝里的颜色有点淡蓝,再往里颜色就成为黑色的了。天边的颜色由淡蓝向天蓝靠拢,最后和蓝天成为一色。随着时间的变化,中心地带的橘红色变得越发宽了,橘红变橘黄,淡蓝渐转成天蓝色。这时候,我才发现天空蓝蓝的一大片,分不清楚是云海,还是天空。

天空愈来愈亮。突然,一个中间发亮带有橘黄色的太阳跳了出来。在近万米的高空上,飞机穿行在云层之上,飞机舷窗射进来明媚而强烈的阳光,让人感到热烈而纯洁。此时,阳光十分强烈刺眼,肆意地在天空上散发出耀眼的光芒,照耀着对我来说陌生的大地。这就是非洲的阳光,我欣喜地看着窗外的天空,贪婪地抚摸着蓝得湛蓝而高远的天空,心中不由升起一种莫测神秘的感觉。

凭着地理常识,我感觉飞机已经到了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上空。飞机沿着海岸线继续前行。只见白色土地与蓝色的大海之间,一条由白色沙滩和白色浪花融合而成的漂亮风景线,展现了出来。若说,非洲大地似一个美丽的女子,那蔚蓝色的印度洋如同她漂亮的衣衫,而那美丽的沙滩和洁白的浪花,恰似这个脖颈上一袭漂亮的围巾,使她更加显得妩媚和美丽。

我俯视着机翼下方,周围是一片厚厚而又有多层次云海。连接不断,相互缠绵融合,让人有种迷茫的感觉。当然,还有一些云,高低却是不同而又特别。高的,如厚厚的积雪,覆盖着那座座高耸的山峦;低的犹如狂风卷起的海浪,一排排地挤压着,在大地上翻滚着,在空中沸腾飞舞,如惊涛骇浪般在云层间飞跃。不时有一缕缕或一片片的薄云,从机身旁掠过,如一个调皮的少女摇动着洁白的丝巾,带来飘逸美丽的氛围。

飞机快速地前行,云朵也在云层中快速地移动。风儿,不时地拨开了云彩的缝隙。机翼下云层里或宽或窄的,或



上春山

曹颖摄

黑或黄或白或褐的土地,在阳光的照耀下呈现出斑驳的景象,让非洲大地如多彩的调色板一般色彩斑斓。

我就职的中国中铁矿冶是在刚果(金)科卢韦齐市的森林深处。10多年前,在非洲大陆加丹加高原上,人迹罕至,瘴气弥漫的原始森林迎来了中国中铁第一批矿山建设开拓者。供电不足、交通不便、疾病肆虐、生产设备和生活必需品缺乏……都在考验着开拓者的意志。他们住集装箱、吃方便面、人背肩扛、徒步行进,经常“眼睛一睁,干到熄灯”。凭借不怕苦的干劲、不服输的韧劲,他们仅用一年半的建设时间就在森林中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矿山,创造了非洲矿山建设的“中国速度”。

工作之余,我经常一个人走进森林里面,呼吸着新鲜的空气,看着这里与国内不同的动植物。你瞧,地上是散落成熟的果子。果子格外的色泽清亮,有种清新的感觉,散发着明亮的光泽。当然,雨季里的雨水,就像是来自原始森林的野兽,来得快,下得猛,瞬间就狂风暴雨,漫天雷蛇。好像一个巨大的水盆,突然从天空上倾泻下来,让矿山周围成为一片水的世界。但不一会,又是骄阳四溢,蒸腾的大量水汽弥漫在天空之上。这时,干渴了半年的荒芜的非洲大地,很多新芽从地上冒出,干渴的大地兴奋地喝着这雨天的甘露。没过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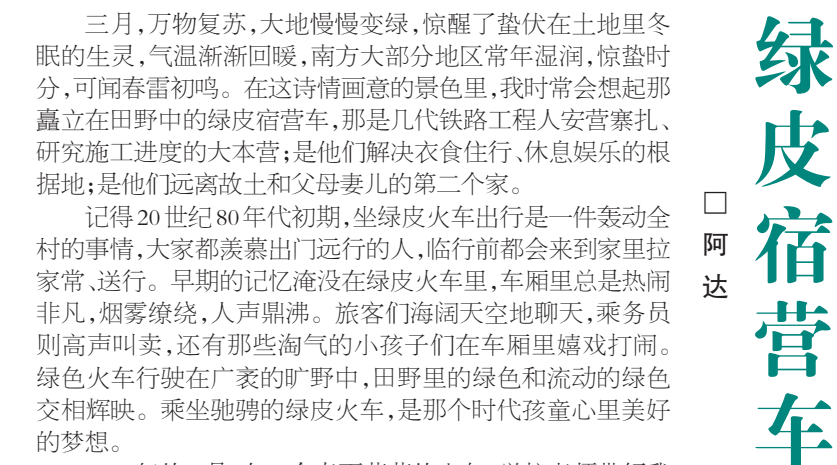
天,森林就绿意悠悠,一片生机勃勃。

这时最美的还是出现在天空上的美丽云彩。你瞧,天空终于放晴,雨后的天空蓝得令人窒息。天空澄碧,纤云不染,那一片片白云,高高挂在天空上,像一朵棉花糖,轻轻地飘动着。此时,森林里的天空上,往往会出现美丽的七彩云,仿佛是挂在天空中一幅油画,亦像彩绸,或像锦缎,把天空装点得格外绚丽。

其实,这世间的云在哪里都有。然而,非洲大地上的云,似乎更多了一分圣洁的纯白,森林里自然纯粹的芳香。难怪,非洲一位诗人写道:“我是一朵云,想要化身为一滴水,以水的方式走过这非洲大陆。”每当此时,念着这首诗就热血沸腾,激情涌动,我的心中,也涌出了一首思乡的诗:

天边,飘来一簇云儿,带来遥远故乡的信息,如妻子抚摸爱人的脸庞。凌乱的乡愁和忧伤呵!似久远的甘露,滋润旱季的尘埃。嘴边吮吸,家乡浓浓的味道;眼角边倒映,父母翘首以盼的身影。孩子托腮问爷爷,云飘向哪里?爷爷牵着孩子,指向远方。森林的云儿呵,

你是否知道?游子心中的期盼。我把思念,搁浅在你的温柔里,随着森林的风儿,放在云彩里,悄悄回到,孩子梦的窗边。



绿皮宿营车

□ 阿达

三月,万物复苏,大地慢慢变绿,惊醒了蛰伏在土地里冬眠的生灵,气温渐渐回暖,南方大部分地区常年湿润,惊蛰时分,可闻春雷初鸣。在这诗情画意的景色里,我时常会想起那矗立在田野中的绿皮宿营车,那是几代铁路工程人安营寨扎、研究施工进度的大本营;是他们解决衣食住行、休闲娱乐的根据地;是他们远离故土和父母妻儿的第二个家。

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期,坐绿皮火车出行是一件轰动全村的事情,大家都羡慕出门远行的人,临行前都会到家里拉家常、送行。早期的记忆淹没在绿皮火车里,车厢里总是热闹非凡,烟雾缭绕,人声鼎沸。旅客们海阔天空地聊天,乘务员则高声叫卖,还有那些淘气的小孩子们在车厢里嬉戏打闹。绿色火车行驶在广袤的旷野中,田野里的绿色和流动的绿色交相辉映。乘坐驰骋的绿皮火车,是那个时代孩童心里美好的梦想。

1996年的3月,在一个春雨蒙蒙的上午,学校老师带领我们去天津南仓编组站参观学习,就在编组站旁那条湿润的小径上,我第一次邂逅了绿色的宿营车。乍一看,还以为是一节车厢停靠在绿皮旁,然而仔细一瞧,宿营车整齐有序地排列,那是铁路施工单位的临时家园。进到宿营车里面,中间是过道,两边是工人的房间,房间里面各摆放两张床,床铺之间是一张实用的桌子,而床下则隐藏着坚固的铁皮柜子。从外观上看,宿营车像极了乘坐的绿皮火车,让人特别有亲近感,更有离家远行的冲动感。

1997年毕业后,我成为一名铁路建设者,住进了绿色的宿营车。跟我同住的,是电务工程3队9班的班长李晓,一个年近四十、沉稳内敛的河北唐山汉子。他是铁路电务室外施工的行家里手。李晓十几岁就顶替父亲接班工作。他跟我说,80年代初,他刚工作的时候住工棚,荒郊野地艰苦极了,90年代有了绿皮宿营车,条件好太多了。工友们住进了绿皮宿营车,精神面貌也改变了,工班的小伙子们看着精气神更足,干活也更有劲。没多久,宿营车里安装了吊式风扇和空调,后来还有了淋浴宿营车、卡拉OK宿营车,极大地改善了工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终于迎来了2000年!你知道么,在北京丰台区正阳新开路18号的那个神秘院子,竟然藏着一个铁路电务工程段的机修厂。没错,就是在那儿,我们曾经生产加工过绿皮宿营车!我拿着铆钉枪固定绿皮宿营车车厢内部装饰铁皮,拿着喷枪给车厢喷漆。工作间隙,我脑海里奔涌出“凌晨时分工人们从宿营车鱼贯而出,背着工具袋去施工大干”的忙碌情景。

现如今,那个年代的绿皮宿营车,早已成为历史的尘埃,深藏在我们的记忆深处。然而,绿皮宿营车是几代铁路工程人的家,记录着几代人的成长,也见证着时代的变迁。从“毛泽东号”内燃机车到复兴号动车组,从时速200公里的和谐号到能飙到450公里的复兴号,从2条钢轨轨道、4轴8个轮子的火车到时速500公里、没有钢轨没有车轮的陆上无接触式磁悬浮列车……

2006年9月,在充满异国情调的河内,中铁六局与越南铁路总公司共同签下了一项意义重大的合同——越南铁路干线现代化改造项目,对越南统一铁路线荣市至胡志明市段通信信号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越南统一铁路线是越南的铁路主干线,串起了荣市、岘港、芽庄、胡志明市等129个车站,仿佛一条璀璨的项链,将越南的瑰宝紧紧相连。曾经的老班长李晓作为高级信号工技师第一时间奔赴海外施工一线,无论是繁忙的车站施工,还是复杂的道岔安装调试,都留下了他辛勤的汗水和专注的身影。时光荏苒,转眼到了2017年。我也踏上了前往越南的旅程,参与中铁六局承建的越南河内轻轨项目。这是一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旅程,仿佛一场海外版的铁路历险记,让人充满期待与激动。

2023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越南《人民报》发表题为《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开启携手迈向现代化的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文章提到,“中国企业承建了河内轻轨2号线,这是越南首条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累计载客近2000万人次,为河内市民出行带来便利。”从绿皮宿营车走出国门的铁路建设者们,一路向春而行,他们是铁路高速发展的见证者,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者,致敬每一位向春而行的中国中铁员工。



故宫之春

周思妍摄

上善若水

□ 苍靖

它让生命萌动展现生机
它让花朵灿烂呈现缤纷
它让小乌舞动绽放悠扬
它总是善利万物而不争
它教会我们尊重与爱护
它教会我们和谐与共生
我们择水而居依水而兴
我们借水明志涵养精神
我们以水为魄获得力量

它滋润万物四通八方
它兴盛城邦便利民生
时间是一条河流
奔涌向前不停留
岁月是一条河流
时光荏苒驹过隙
我们敬畏自然和生命
我们珍惜时光和岁月
上善若水的我们
从善如流
奔波在生命的旅途
眼里有光脚下有路

小时候,眼里有村里河流
岸边垂柳,伴随炊烟袅袅
晨曦鸡鸣,夕阳落日西斜
河水荡漾,伴随锤衣声声

碧波波动,孩童畅泳撒欢
像一条光滑的泥鳅游动
每年的秋季河里的鱼很肥
男人们撒网捕鱼河水翻腾
女人们烧水炖鱼烟火弥漫
河水流啊流,见证着你童年时光
它静静流淌,消失在岁月的长河

少年时,眼里有乡里河流
岸边白杨,伴随车流轰鸣
晨曦闹钟,夕阳余晖散落
河水奔涌,伴随读书声声
河里嬉戏,鸭鹅群水中畅游
像一片片洁白的云朵飘过
每年的春季河面冰雪消融
男人们出门远行打拼生活
女人们走出家门辛勤劳作
河水流啊流,伴随着你茁壮成长
它奔涌向前,消失在岁月长河

壮年时,眼里有祖国河流
两岸城乡,伴随青山绿水
晨曦歌声,夕阳晚霞如画
河水咆哮,伴随人流涌动
人们爱护水源守护着河流
守护河流就是守护绿水青山
爱护河流就是爱护美好家园

说到妈妈的WEN,自然而然想到的是妈妈的吻,儿时经常唱着朱晓琳的歌,“妈妈的吻,甜蜜的吻,叫我思念到如今”。可唱归唱着,记忆中却不曾能想起妈妈的吻,或许在我还没有记忆时曾有过吧。记忆中最多的是妈妈的“问”和“文”,也对妈妈的“问”和“文”有独到之解,在三八节到来之际,谨以此文,献给我最敬爱的母亲,我人生中最重要导师。

妈妈的“问”

在我的农村老家,都是以过年来记载年龄增长的,今年春节过后,我的母亲就虚岁74了。人一过古稀之年,似乎真正开始与“老了”沾上边。真的,母亲70岁后,头发白得很快,眼睛着就从一丝丝变成了一片片;身体也不如曾经挺拔了,尤其是去年雪后摔了一跤,走路也踉跄起来;记性也变得越来越差,经常放东找西,还有母亲的耳背,越发地明显了。

母亲问问题与打岔变得多了起来,三个字“什么?”成了口头禅。母亲是个要强的人,60多岁时她还在纺织厂上班,三班倒,和二三十岁的年轻女工干一样的活,而且处处领先。她辞职照看孙子后,厂里的领导还再三挽留。十来

年光景,母亲现在已俨然是一名“老人”了,还犯上耳背的毛病。她总说:就能看见你们的嘴动,却听不清在说什么,越听不清,就越想知道的内容,没办法,只能问一次,再问一次。一日,在我回答完她的问题后,母亲又要问时,突然欲言又止。过了好一会,她小声对我说:“我一个劲儿问你,你会不会烦我啊?”这句话,顷刻间在我的心底掀起一潭酸涩。

每隔一天,我都要给母亲打电话,她总会问相同的问题:石头姐姐他俩好吗?你们吃饭了吗?工作上忙不忙啊?等等一系列她想知道的信息。我都一个地回答,总不忘高声地重复好几遍。我深深地理解母亲的“问”,那牵着她思念儿女的心,只有时不时地询问,她活得才不孤独。

妈妈的“文”

母亲出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家里非常穷困。母亲兄弟姐妹6个,她排行老二,由于年长,小小年纪便担任起家里的重任。老哥常年有病,不能从事体力劳动,在那个挣工分的年代,13岁的母亲干和大人一样的活:给田地浇水,除草捉虫,收割小麦,播种玉米种子……可工分只是大人的一半,所以



妈妈的“WEN”

□ 李红彦

在年底分红时,老哥家不仅没有工分还要倒贴。说到这时,母亲总会说:“谁让小的,病的病呢。”学堂,对母亲来说,那是遥不可及的梦想,“饭都吃不饱,哪还能上学哩。”她没有上过一天学,大字不识一个,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

一日,我看到这样一则场景,心里凉凉的。母亲拿着我儿子的看图识字书教孩子,可母亲只认识苹果、梨、葡萄、柿子这些北方常见水果,在翻到山竹、火龙果、榴莲、椰子等水果的那一页时,她都会仔细辨量好一会,然后轻轻翻过去。她不认识所画的水果,也不认识标记的拼音和汉字。

可母亲的“文采”却是极好的。她会说好多谚语,会讲好多谜语和很好听

的故事,也能吟唱许多属于她那个年代的歌曲。每当母亲给孩子们唱歌曲时,她都是兴致勃勃的,神采飞扬的,一个快乐的老头。“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一日,我儿子突然哼唱到,他说这是姥姥教他的“新歌”。我想,母亲其实并不为自己没进过学堂而遗憾,在她“无才无文”的世界里,有着别样的绮丽与绚烂。

时至今日,我进入不惑之龄,仍然想念母亲的吻,所以对待自己的子女,我不吝惜。我已习惯母亲的“问”,那是生活的必需品;更赞叹她的“文”,给我许多创作源泉,但愿这不同的“WEN”,能够更长久地陪伴我们。